

災區志工見聞 ▶ 我在旗山 天氣雨

旗山にて 天氣、雨
비오는 날씨, 내가 치산(旗山 기산)에 있을 때
I was in Chishan and it was Rainy

文·圖 | 何智堯 (台灣師範大學地理學系碩士生)

很多人問，為什麼會想去南部幫忙？其實只因為一張在小林國小校門前留念的照片。8月10日一早，在無風無雨的桃園家中，睡眠惺忪地打開電視，新聞跑馬燈閃過幾行字「小林村疑似滅村」、「那瑪夏鄉與外界失聯」。這兩行字讓我完全驚醒，因為我實在沒有辦法相信，這是在2007年底，原住民地理實察所去過的地方。當時一路從日月潭、東埔、山美、茶山等部落，再到那瑪夏、小林村，沿途部落居民們的熱情招待以及秀麗的風景還歷歷在目，如今卻變成這副模樣因此讓我有南下支援的念頭。12日一早，跟著伊甸基金會進入高雄縣旗山鎮，在高速公路上有說有笑的大家，一下國道10號嶺口交流道，氣氛頓時凝重了起來。大雨仍沒有停止的跡象，路上盡是爛泥，滿街的國軍官兵、軍用卡車以及從不間斷的直昇機螺旋槳聲；眼前所見就像是進入了戰場，會讓人開始懷疑，自己真的是在台灣嗎？

與災民的第一線接觸

13日下午，前往內門鄉的永興教會，協助安置50位來自桃源鄉勤和村的村民。一到教會，除了基金會以及教會的工作人員，馬偕醫院的醫護團隊也已進駐，而我們主要的工作是協助調查災民資料以及發放救災物資。建立災民基本資料的用意，除了確定災民人數及其身分背景之外，更要知道他們是否有親人仍然失聯。因為即使搭上同一架直昇機，下了直昇機之後也有可能被安置到不同的安置所。此外，也可更進一步地了解該戶人家的經濟狀況以及迫切需要的資源等。

剛開始訪談調查時，每當問到「你們家人都還平安嗎？」我實在不知道該如何開口，因為我深怕他們有家人遇難；還好在訪談記錄的過程中，大家都平安無事，也都流露出感謝上天的眼神，告訴我他們的家人都安然無恙地在身邊。在當下，只要知道大家都平安，再加上



雨過天青（高雄縣內門鄉永興教會）。

一般人多會質疑，山上那麼危險，為什麼災民不願搬離？但是換個角度想，萬一哪天海水上升，平地不能住人了，我們應該也會煩惱自己在山上無法謀生。

災民的一聲「謝謝」，真的會讓我感到再累都值得。

此外，當災民被問到是否希望再回到原鄉居住時，幾乎所有人都回答要再回去。起初我也是用一般平地人思維在想「山上那麼危險，房子也壞光了，你們為什麼不願意搬到比較安全的平地？」但就在一位媽媽跟我說了這段話後，才讓我了解他們的想法。「我的土地、我的房子都在山上，土地跟房子如果都沒了，我不知道我能靠什麼賺錢生活；而且在平地，我要怎麼跟其他人競爭？」想一想，確實如此。

換個角度想，萬一哪天海水上升，平地不能住人了，我想我們也很難在山上過生活；如果可以，當然還是想繼續住在自己最習慣的地方。

然而在這樣整天忙碌的救災情境下，你必須告訴自己先把負面情緒放一邊，做自己當下該做的事。不過就在跟著勤和村的大家，一起關心電視新聞的過程中，我也跟著許多人一起哭了；但哭不到幾秒，我心想災民們都那麼堅強，我也應該更堅強，而不是表現出這樣的情緒。我趕緊調整情緒，因為接下來還有更多重要的事情要做。



張貼於旗山國中的直昇機架次與災民數量。



直昇機在旗山國中頻繁起降，為焦急等待的家屬們帶回希望。

「災區資訊的傳遞」與「社福團體的定位」，是值得探討的兩個議題。新聞媒體所發布的消息常與事實不符，而一些社福團體的強勢作風，竟讓失當的愛心成了災民的壓力。

令人開心的噪音

「踏到土地的那一刻，我整個人都癱掉了。」一位勤和村的媽媽，眼角泛著淚光，述說著當時逃難的過程。即使已經到了當地最高的活動中心，即使人已經坐在直昇機裡面，但終要到下直昇機、踏上土地的那一刻，才相信自己是真的平安沒事，才確定自己真的活了下來。累積兩、三天的情緒與疲勞，就在眼淚潰堤的那一刻也跟著宣洩了出來。

14日，來到旗山國中，近60架次的直昇機在距離群眾不到100公尺的地方起降。雖然起降的噪音很吵、風沙很大，但卻會讓人有一種開心的感覺，因為你知道又有人安全回來了。在這裡有社會局、佛光山、教會與社福基金會等單位，提供災民協尋服務、實質物資以及熱

食，並安排前往各安置站。我是負責發送救災物資的，直昇機降落後，災民們會先來這兒領取生活必需品。其中毛巾、紙尿布、衛生紙的需求量最大，其次則是睡袋、棉被。然而在整理物資的時候，有兩種狀況會讓人感到非常無奈：一種是可以明顯地感覺這些救援物資，只是把家裡不要的東西送來，例如很舊很髒的羽毛絨外套、鞋子、包包等；另一種則是很熱心，但是對於居民的需求毫無概念，送來很多派不上用場的東西，例如數箱的三色原子筆、拜拜用蠟燭等。上述特別是前者，真的讓所有志工無言以對。當然，這只是少部分，大多數人所捐贈的物資，對災民而言都是很大的幫助。

水災所點出的問題

在旗山鎮5天的災區服務經驗中，我發覺有幾個議題可以置入本次的重建工程中一併討論。首先是「災區資訊的傳遞」：理論上，資訊的正確性應由新聞媒體把關；但在這些日子不難發現，災區現場的資訊經常與新聞媒體所公布的訊息不一致，甚至播放許多尚未查證、錯誤或是嚴重誇大的消息。因為我們當時人在現場，所以知道透過媒體傳送出來的災區消息是有問題或尚待查證的；但是全台灣大多數的人都必須透過新聞媒體來關心災情，那他們所接受的訊息，是不是都是錯誤或不可靠的？

再者是「社福團體的定位」：社福團體在災害發生時，動員速度極快，也提供了相當多物質或是金錢上的資源；然而當這些愛心變成



高雄縣桃源鄉勤和村的村民緊盯電視，關心災區新聞。



何智堯

台北市人，1985年生。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特殊教育學系、地理學系畢業，目前就讀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地理學研究所一年級。大學時期為山地服務隊隊員。2009年8月與伊甸基金會前往旗山協助災工作。

災民們的壓力時，那這些行為還算是愛心嗎？難道非要加入社福團體，才能受到照顧嗎？難道不住在他們蓋的房舍，就是糟蹋愛心嗎？難道部落、受災戶就一定要依賴這些團體，才能重建嗎？社福團體的這些作為是否適當，其實是具有爭議性的。當然，我相信經過這次的風災，還有更多、更值得討論的問題，仍等待所有社會大眾以及政府各部會去深入探討。

天佑台灣 台灣加油

這短暫數天的災區協助工作，讓我因身為台灣人而驕傲。在旗山國中，有來自全各地、各單位的志工夥伴，我們完全不認識，也不知道對方姓名，但聊起天來卻像是朋友般地親切。我想是因為我們都有個共同的信念，希望能夠盡自己微薄的力量，讓災民所受的傷害減至最低。然而，這次的水災雖然讓台灣，特別是中南部原鄉地區受到非常嚴重的破壞；但從另一個角度想，或許正是因為這次的風災特別嚴重，而點出了更多政府及社會過去忽視的問題。更期望接下來的重建計畫可以記取教訓、了解問題，並克服層層的難題，而不是又重蹈覆轍，讓我們的後代子孫又再次經歷一樣的災難與問題。◆